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卷九十六 傳第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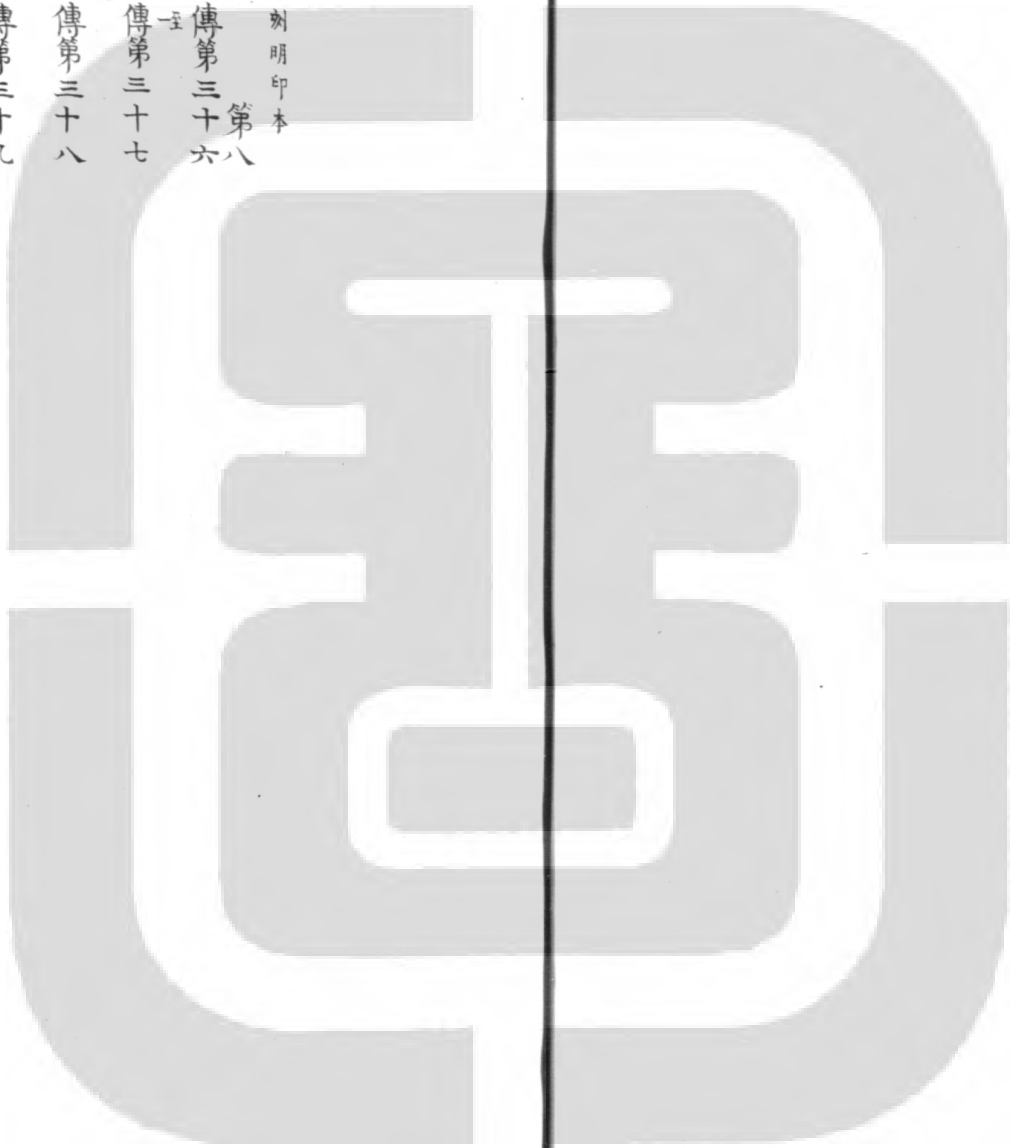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七 傳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傳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傳第三十九

卷一百 傳第四十

卷一百一 傳第四十一



瓚曰方與縣令也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

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二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

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崩。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西馬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從，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諡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希反時放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千八百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其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
太常坐絕駿國除罪案漢書任教孝文元年薨除諡也以平陽侯

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
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直立

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與空臨蒼為丞相
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

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或曰諸業也以高
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

華推五德之通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

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
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

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
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

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
得宜比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
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

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
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

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
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王德時其符

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
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弘治三年
益生元作集

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
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大為姦利上以

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

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作類音曠

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

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

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

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

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躡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翹案如簿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躡疆弩張

之故曰躡張律有躡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

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

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

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

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

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

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

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

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

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擻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大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

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繇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換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明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謂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長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卒子侯侯去病代

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二年子史改封靖安侯子侯史代六歲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

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

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表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傳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徐廣曰姪音士角及一作卸

為丞相備資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

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

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

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

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

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

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

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音為丞相
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佳
不肯立音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
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
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
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
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

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等擊問
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
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
不道又得擅弄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
陳平等刻中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
史以下皆生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
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
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

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
騎至廟不劫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
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
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
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
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
更相代為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
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
教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帝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
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
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
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丞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
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

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廉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

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
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

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
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起至丞相父子俱
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
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
數年郡不尊劾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蜀薦為郎而
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
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監官坐其旁

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
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
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
遇時而命也哉深惟上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
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請為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與幸丞相物故也

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世故事也言無復所

能於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

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
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
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取以聖之才困

死不得者眾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國縣

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惡之類也晉灼曰洛薄落託義同也

為里監門

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於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

將皆擁

應劭曰擁擁急反之也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

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

沛公

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

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

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

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

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

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

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

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

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

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

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

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

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

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五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

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舩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瓚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

以封其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丘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

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

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

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
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
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
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
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
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
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
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
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
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
生至尉他雖結服虔曰雖音推
今兵士推頭結箕其倨見陸生陸生因進
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不墳墓在且定今足

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
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
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
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
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
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復手耳於是尉他
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
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
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_繼五帝三皇之業說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
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
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
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_渠不若漢迺大說
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_{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他
送亦千金_{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
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
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妬武而亡秦任刑法
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一曰憚而有慙色迺謂
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
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
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

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
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為也韋昭曰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
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朝案漢書五義直入坐而陳承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

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下位為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一務附

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

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請太尉絳侯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

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

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置

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

甚漢書音義曰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

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比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

之布不聽之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

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駟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

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其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矣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惠帝大怒下吏

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傳曰辟陽侯

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

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

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

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

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

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

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鄼生踵軍門上謁曰高

陽賤民鄼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

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使事使者入通沛

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

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鄼者沛公曰為我謝

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

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鄼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

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沛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

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

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

矛曰延客入鄼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上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令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

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固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

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

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卅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杜里擊趙賁軍於關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徐廣曰屬上郡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出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

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

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所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秦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丞相

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

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

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上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

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

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首二

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朝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

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

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蕃南徐廣曰今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

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

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

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

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

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

軍敖倉破項籍軍成阜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

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南至蘄

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

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

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

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

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

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因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

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

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五柱國各一人二

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

欽卒謚為蕭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

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

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

治三年
一
盧生范軒寫

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

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荆以蒯為

信武侯戰不以蒯為信武侯倉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蒯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

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

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

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蒯以壽終謚為貞侯子

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蒯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蒯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

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博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

字又一本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

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

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高祖蒯成列傳卷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

劉敬脫輓輅。

孟音輓輅車前一推之格切輓音晚

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

衣。婁勃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

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

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

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

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昌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

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吭。張晏曰。吭。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弘治三年

小序三十一

一盛生厄

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矜。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

一欲竒兵以爭利害。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牛。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適妄言沮吾軍。械繫劉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原劭曰。引。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
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
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
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
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

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亦

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置子

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

南白羊樓煩王張宴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

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

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

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

家居關中無事可以滿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直

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

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七

諸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二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墳曰謂逆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上

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

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入

其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哉

盜鼠竊狗盜曰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令捕

誦何足言愛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

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

一龍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

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

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

漢王漢王敗而西因音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

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第之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
益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
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猶何也叔孫通聞之
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諸生寧發石以投人
前闔平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張晏曰塞卷也瓚曰拔一曰塞楚辭曰朝塞隄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
復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漢五年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君君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
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
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
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
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
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
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
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之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
秋傳曰置茅蕞也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
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
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
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
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

祀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曰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

言觴允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去音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

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

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

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
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
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
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
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
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
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作
淡馴案如淳曰食無粟如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

下振蕩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
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
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為
東朝長樂宮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
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
人及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常昭曰閣道也如淳曰
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
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
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
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令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板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誄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列傳卷第三十九

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嗣是非為俠所謂權

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知淳曰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

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

廣柳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瑣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母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

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

與同食朱家廼乘輅車徐廣曰一馬之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

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

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

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

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

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

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也南走越耳夫已忌壯士以

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

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

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

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

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

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

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同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

吾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聞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比肩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
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

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

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謂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天下

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兩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

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

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

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彭越頭於雒陽

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

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

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顧曰願二三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

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

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云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

曰小一作消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

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

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身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堂

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

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立社號曰藥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

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

典雷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履駟安系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

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

負其材材受辱而不著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

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
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李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韋盜徒處安陵高后

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

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

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

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

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

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
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
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

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
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

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
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
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洛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

中即將為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
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
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
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
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
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
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墳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

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

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

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

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

蓋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慨宦者趙同

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

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鬪廷辱之

陛下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

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之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

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

騎並車墜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

覆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

駢之疾馳下峻山如有馬蹶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

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

宗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

宗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

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晉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

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

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張晏曰威夫人

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

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

辭訂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以久國多姦今苟欲劫

彼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

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

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

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

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

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

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

臣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

下以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村官蹶張遷

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

上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蒼受
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
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之日聞所不聞明所
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
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
臣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臣
素不好龜錯龜錯所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
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龜錯為衛
大夫使吏索素盜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
無罪吳楚反聞龜錯謂丞史曰如傳曰百官表衛史大夫
夫有兩丞史丞相

素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索隱曰
吳反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素盜不宜有謀龜錯猶
與未決人有告素盜者素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
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
素盜入見龜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
甚素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
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素盜為太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龜

籍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
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盎自其為
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盜知之弗
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
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
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
其裝齎置二石醪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
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
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

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

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

出也從醉卒直隧山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

之欲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去穎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或曰梁騎擊吳楚者也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

言不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

走狗維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解

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諱天下所望者獨季

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素盞素盞雖家居

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素盞進說

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索以盞

絕者梁王以此怨盞曾使人刺盞刺者至關中問

素盞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素盞曰臣受梁王

金來刺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曹

曰曹備之素盞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素殺盞安陵郭門外

頃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日先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日學故百錯為八隋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孝文帝時

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

書至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

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

六瑞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

京則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

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不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
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法令一作公
之可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
亦言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
入廟墼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聞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
入廟墼垣為明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墼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
誅之乃先請為兒所曹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却錯所更令三十五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
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譁多怨公者何
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
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
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

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

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

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

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

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

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召

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

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時以

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

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

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圖書集成

五十四

子

